

一/则/故/事



改/变/一/生

王长元精短小说选

# 鸟王

他来到东南岗，已经傍晚了。  
雪，

没停，还下，白花的雪粒子，极小，极硬，  
被风吹得打着斜，啦啦啦啦朝下来，  
砸得冒出雪面的草尖、苗叶直哆嗦。  
野地，全被雪盖着，没一丝儿杂色，  
连乌鸦的翅膀也变白了。

王长元  
作品

一/则/故/事



改/变/一/生



王长元精选小说选

# 鸟王

他来到东南岗，已经骤响了。

雪，

没停，还下，白花的雪粒子，极小，极硬，

被风吹得打着斜，唰啦唰啦朝下来，

砸得冒出雪面的草尖、苗叶直哆嗦。

野地，全被雪盖着，没一点丝儿杂色，

连乌鸦的翅膀也变白了。

王长元  
作品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鸟王：王长元精短篇小说选 / 王长元著. — 长春:吉林摄影出版社, 2013.7

ISBN 978-7-5498-1805-1

I. ①鸟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161129号

鸟王——王长元精短篇小说选

NIAO WANG WANG CHANGYUAN JINGDUAN XIAOSHUO XUAN

---

著 者 王长元  
出 版 人 孙洪军  
总 策 划 杜 务  
主 编 孙洪军 顾 平  
责任编辑 施 岗 胡晓路  
统 筹 蔡 燕  
执行编辑 康 宁 许之贤  
封面设计 李 倩  
美术编辑 岳红波  
发行总监 李振红  
开 本 860mm×665mm 1/16  
字 数 200千字  
印 张 15  
印 数 5000册  
版 次 2013年7月第1版  
印 次 2013年7月第1次印刷

---

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  
吉林摄影出版社  
发 行 吉林摄影出版社  
地 址 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  
邮编: 130062  
电 话 总编办: 0431-86012616  
发行科: 0431-86012602  
网 址 www.jlscbs.cn  
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 
印 刷 北京联兴盛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
---

书 号 978-7-5498-1805-1

定 价: 29.80元

**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**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承印厂联系退换)

# 目录

## ( I ) 活着

---

他来到东南岗，已经傍晚了。

雪，没停，还下，白花花的雪粒子，极小，极硬，被风吹得打着斜，啦啦啦啦朝下来，砸得冒出雪面的草尖、苗叶直哆嗦。野地，全被雪盖着，没一丝儿杂色，连乌鸦的翅膀也变白了。

- 002 乡村寓言
- 008 拐子和牛
- 016 冬别
- 020 青泥瓦罐
- 024 二喜子
- 029 秋夜
- 034 鸟王
- 037 清水罐子
- 041 蓝布棉袄
- 048 看地



## (Ⅱ) 芳邻

可是还未等疤拉脸儿张嘴，二皮已经麻利地转过身，急忒忒地向对面的大路奔去。上了大路，又奔小路；下了小路，又寻胡同。拐了三个胳膊肘弯之后，心里才放松下来，扭头朝后又看了看，确信没了疤痢脸儿，才“哈哈”一声大笑起来：“傻瓜，还想玩我呢，我都数到十楼了，才罚了我三楼的款！”

054 提酒

060 黄猫

067 大人孩子

074 鼠劫

078 放生

084 眼力

088 李大膏药

093 早晨无故事

096 数楼

100 上海女人

103 询问



## (Ⅲ) 圆梦

两只碗轻轻磕碰了一下，发出“嘎啦”一声轻响，弄得水纹荡起一层细密的涟漪。真像发出信号一样，四只刷碗的手，一齐撇开了饭碗，紧紧地攥在了一起。

隔着水桶，我俩对望了一下，眼睛几乎都湿了。

水桶的水面，多像一面镜子，将我俩的脸都映在里面。

108 水桶

112 父亲的企望

- 115 戒酒
- 118 圆梦
- 121 雨夜
- 125 玻璃眼儿
- 129 沉船
- 133 手的魔力
- 136 讨药
- 139 摸彩



## (IV) 窗外

冯三拿着草棍儿，一下一下地逗弄着。他先是用草棍儿碰它的脑袋，看它是个啥反应。接着，再碰它的腿弯，之后把草棍儿横过来，用毛刺儿，刺啦刺啦，刮它的肚皮。开始，蟑螂相当狂躁了，奋力摆动触角，腿脚咣当咣当一顿狂踹，带动得整个身子都在颤动。后来，显然有点累了，腿脚还是蹬动，但力量不及从前了。有时前脚蹬出去，后脚要慢上一拍，才能跟上，这样就显得非常不整齐，有点儿七上八下的样子。

- 144 蟑螂
- 152 太阳·月亮
- 156 傻根
- 160 派饭
- 164 窗外
- 168 垫路
- 171 念书
- 176 派工
- 183 月色
- 185 傻蛋儿
- 191 三炷香



## (V) 绝配

于是，饺子来到墙旮旯儿，换鞋，姑娘在一旁盯梢。换头一只的时候，姑娘并没有留意，偏偏换第二只的时候，侧过了脸，恰巧发现了饺子的脚指甲，便惊得脸发白，冒了冷汗。仔细一看那茬口，旧得很。她想一定是胎带的，心里立刻凉了半截，回家路上，也不言，也不语，只是低头走。饺子知道是那脚趾头管的，知道婚事要够呛，果然没出三天，介绍人传过话来，说姑娘不干了。

- 196 饺子
- 200 张大握手
- 204 梦与醒
- 207 小方
- 212 扫盲
- 216 车上
- 219 学舌
- 224 乘客
- 228 鱼
- 231 再见吧再见





# 鸟王

王长元精短小说选

(I) 活着

他来到东南岗，已经傍晚了。

雪，没停，还下，白花的雪粒子，

极小，极硬，

被风吹得打着斜，啦啦啦啦朝下来，

砸得冒出雪面的草尖、苗叶直哆嗦。

野地，

全被雪盖着，没一丝儿杂色，

连乌鸦的翅膀也变白了。



# 鸟王

## 【乡村寓言】

1 农夫宝栓得了绝症，怕是没啥指望了，走起路来，腿前后打摆不说，连带着身子都晃晃悠悠。医生暗里和家属做了交待，说他喜欢啥就让他吃点啥吧，后事该预备就预备着，别到了紧要的时候，抓瞎。

宝栓对自己也没了希望：针，也不打了，药，也不吃了，每天就在屋里死囚着，顶多是傍晚那会儿，趑趄勾勾从屋里出来，嚓啦嚓啦，挪着碎步来到村头的小庙旁，寻个阳光充足的地方，蹲一会儿，晒晒。

这一天，他刚刚在小庙墙根处蹲下来，脑袋还没扬起，便听得旁边的雪堆处，“嚓啦”一声。他扭过头去，愣住了，耶，竟是一条尺把长的小蛇：黄地儿，黑花，亮亮的脑门儿上沾了不少雪面子。蹊跷了不是，这季节还能见到这东西？这么想着就从地上拾起根树条，轻轻触碰了一下，噫，它竟吃力地弯了下身子。宝栓心一下就热了，怎么？它还活着。于是他兴奋地把它拾起，缓缓放进袖筒里。

袖筒里，已经挂满了汗泥，又被光杆胳膊磨来磨去，上面就闪出一块块油亮，只有褶皱的地方，才现着衣里本色。本来小风硬硬地吹来，就有些凉意，又硬生生放进一条冻蛇来，寒气就愈发重了。

要说一点儿顾虑没有，那是瞎扯，宝栓将蛇放进袖筒的瞬间，他着实犹豫了一下，蛇咬人，哪个不晓得！休说宝栓，怕是三岁的孩子也知道，况且他从小就生在山里，长在山里，蛇的秉性清楚着哩。再说了，《农夫和蛇》的故事上小学一年级那会儿，老师就讲过，老师说，冻僵的蛇是怜惜不得的，救了它，缓过来后是要咬人的，人被咬了，是要中毒的，中了毒，是要死人的……这么凶凶险险的事情，哪有不犹豫的，都犹豫。但是宝栓也仅仅就犹豫那么一下子，立马就坚定了。也是，一个都快要死的人了，还犹豫个球呀！蛇咬他，是个死，不咬他，也是个死，前后两个死，拿过来比一比，实在看不出是个啥差别，怕是背着抱着一样沉的，于是他就坦然了。

2 袖筒里的蛇遇到了温暖，渐渐苏醒过来，有点儿像从梦里醒来一样。对它来说，真的是一场噩梦哟。本来，它出生在武夷山的密林里，日子蛮是逍遥的，每日除了领略青山、溪水，再就是在草地上懒懒地晒太阳。倒霉的是那天晒着太阳打了个盹儿，就是这该死的盹儿，使自己变成了捕蛇人手中的猎物。于是，厄运便接踵而来：先是被装进编织袋里运到山下，接着，刺啦刺啦，冷水一顿冲洗，被装进木箱，木箱上了汽车，轰隆轰隆，跑了三天，来到东北一个城市，正当它懵懵懂懂的时候，突然被卸下汽车，“咣当”一声，被扔进了酒店的玻璃槽子里，于是，它明白了自己的境况。就是来到酒店的第二天，也就是一个同伴被掌刀师傅拎着脖子去了后厨的时候，机会来了，玻璃槽上方挡板出现了缝隙。正是从这条缝隙，它跑了出来。它先是跑到了城郊，后来又跑到乡村，当它来到村头小庙的时候，冻得它昏厥过去。

# 鸟王

现在它终于醒了过来，睁眼看了看四周，心里竟犯了嘀咕，这是个啥地方啊！黑洞洞不说，怎么老有一股酸叽叽的汗泥味，仔细一观察，才弄明白，这里竟是一个挂满泥垢的袖筒，那动来动去的东西，不是别的什么，好像就是人的胳膊……它立马便紧张起来了，觉得厄运又要来临，或许又要被抓回扔进玻璃缸里。于是便连忙扭动一下身子，想给逃跑做个准备。不动还好，这一动，才感到身子已经饿得没了丁点儿力气，像一截软塌塌被水泡了三天的麻绳，略微喘息了一下，它平静下来。当下最紧要的事情，就是要寻觅到一点东西吃。只要吃了东西，就能恢复体力，只有恢复体力，才能逃出这里。可是寻觅了一圈儿，除了袖筒上一片一片黑黑的泥垢之外，别的，还有什么东西？于是，它沮丧地闭上了眼睛。可是，当它再一次睁开眼睛的时候，第一眼便看到了宝栓胳膊上面蓝幽幽凸起的血管，那血管像蚯蚓一样，仿佛正徐徐爬动……几乎没容多想，它一口便咬向“蚯蚓”。

3 突然遭到蛇的袭击，宝栓胳膊猛然抖动一下，像有钢针刺进骨缝里一样疼痛。一咬牙，急忙用手捂住了胳膊，顺势倚在了村口一棵老树上，身子缓缓蹲了下来。到了这时，他心里生出几分懊悔，悔自己不该发这份善心，不该救这个害人的东西。狗咬耗子——管闲事了不是！

伤口的血，丝丝向外浸出，洇湿了袄里，到了后来，袖口的外边，都有些湿润了。

渐渐，随着胳膊的一丝丝麻木，宝栓的心思逐渐有了转变。他想，真若是被蛇咬上一口，能迅速地了却自己，岂不是一件天大的好事！

自得这病，罪真的没少遭，打针打得胳膊像焐了血一样，青一块紫一块的，密密麻麻的针眼如同筛子眼儿一般。药，吃得更是没了边儿，有时一碗药下去，肠子像断了一样疼，只能在炕上骨碌骨碌打滚儿，来缓解。有时一碗药下去，就几天拉不出屎来，干巴巴蹲在茅房里，一蹲就是个把钟头，膝盖蹲得折了一样不说，拉出的尿球，硬邦邦的如同石子一样坚硬。最可怕的，要数化疗和放疗了。化疗的时候，就像有什么东西伸进五脏六腑，上上下下左左右右搅动，搅得他脑门儿辘辘淌汗，嘴唇都给咬得浸出血来。放疗，更可怕，身子如同掉进了魔窟，内里感受，就像有谁点起了炭火一样，用那瓦蓝的的射线像火苗一样一丝一丝烘烤着心、肝、脾、肺……那感觉，真的没法说。

就为这，他曾经多少次想到死，割脉、上吊、撞火车……无论是哪种死法，只要是两眼一闭，就什么痛苦都没有了。有一次，在小南山上，绳子都挂在树杈上了，只要脑袋伸进绳套里，身子朝前一纵，他这一百多斤就彻底利索了。多么省心哪，自己少遭罪不说，家人也跟着少遭心哪。可是，就在脑袋碰着绳套的刹那，他犹豫了，还是把脑袋慢慢缩了回来，身子没有朝前纵。绝不是到了关键的时候，他拉松了，怕死了，而是他害怕这个死法，给家人留下不好的名声。自己死了，倒简单了，两腿一蹬，眼睛一闭。家人哪？别人要怎样说，怎样议论？绝不能为摆脱个痛苦，而把罗乱留给家人。那样，他就是真的

# 鸟王

走了，心里也是不会踏实的……就是被这种想法缠绕着，他至今都没有迈出那一步。

可今天被蛇咬一口，情况就不一样了，就和自杀这类事情搭不上界了。若真是眼睛一闭不再醒来，顶多人们会说，傻了点宝栓，大冬天的还能挨蛇咬，该着了不是。这样想来，他有点感激小蛇了，觉得它成了他的救命草。

4 几乎死了一般，他整整躺了两天，第三天头午，才缓缓睁开了眼睛，立时，他被眼前的一切弄愣了，我这是在哪儿？

家人见他醒来，自然是一片惊喜，便把这几天的事情告诉了他，说他是如何在小庙前被发现的，被发现时他胳膊上如何流着血，后来又是如何将他抬到家里来的，如何给他做着后事准备的……

看看，打狗的干粮都预备好了！老伴说到这里咯咯地笑起来。

宝栓眨了眨眼睛，却露出一脸疑惑，说：“老伴，你们到底用了什么灵丹妙药，我这一醒来怎么觉得身子清爽多了？”

“是吗？”老伴有点儿奇怪。

儿子也有点儿惊讶。

第二天，便把先前的医生又接来了。医生折折腾腾检查一番，更觉得奇怪，问，打什么针了。家人说，没打。问，吃什么药了。家人说，没吃。问，

有什么奇怪的事情发生吗。宝栓想了想说，就是前天被毒蛇咬了一口。

毒蛇？医生想了想，眼睛倏地亮了，说，没准就是这蛇救了你。

蛇？

对！

宝栓就觉得心里有了异样的感觉，感到蛇咬的伤口处刺痒痒的。他想，或许是要长新肉了。

这以后，年节的时候，他都要来到村头的小庙前，为蛇烧上一炷香，嘴里却默默地念着，救命的菩萨！

## 【拐子与牛】

拐子觑了一眼磨石，打了一个挺悠长的哈欠，接着便带着一腔忿恨将泡长尿浇洒在磨石上。于是，就在那热气腾腾的尿雾中，伏下身子，霍霍地磨起刀来。

刀，新发于硎，柳叶状的刀刃像涂抹了水银一般，白得刺眼。

拐子提起刀，呆望了一眼“老爷儿”。老爷儿已经升起来了。

他蹒跚走向木桩。

木桩上正拴着黄牛，黄萋萋的毛，像秋后的荒草。牛的眼睛里满是惊恐、绝望，又被一道道红鲜鲜的血丝覆盖，惊恐与绝望就愈发醒目。它就是用这双眼睛怯怯地看着拐子。

拐子干这营生，年头着实不短了，五年、十年，或许更久一点儿。但是，若没有那件倒运的事儿，他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干这种营生的。

好像是个四月天，小草刚拱出土来，只有向阳、背风的地方，绿草才长得茂盛。他咯吱咯吱嚼着嘴里的土星儿，欢快地摇着鞭子，赶着牛群游荡在大片的草甸子上，那会儿他心情出奇地好，有时嘟起小嘴吹起口哨儿，有时就唱着

小调：

三月也是哩，

三月是清明，

小寡妇床上做了一个梦。

这时候，牛群中两头公牛为了一头母牛争战起来。起初，他觉得甚是好玩，躺在山坡上滋滋润润地看。可是后来，那情形便不同了，一头牛已将另一头牛撞得斜斜歪歪头破血流了。他，那会儿还不拐，腿脚麻利，一个鲤鱼打挺就腾跃起来，飞奔来到两头牛近前，伸手抓着两头牛的犄角向外猛推。流血的公牛，借着机会，就逃遁掉了。倒霉的是，那发怒的公牛没有了对手，竟将那锋利的犄角向他豁来，猝不及防的他，活脱脱被掀了起来，又实拍拍地摔在了地上。霎时，他便昏厥过去。待醒来时，他已躺在镇子卫生院的床上，裆部满是白花花的绷带。

至此，他便残了，鲜鲜亮亮的心就像被蒙上乌云一样发暗。于是，他便将那伤残化作了仇恨，转移到了手中的那把屠刀上，之后，他便干起了这营生。

拴在木桩上的牛，正看着他，方才眼中的惊悸和绝望不见了，盛满的却是一汪亮闪闪的泪水。眼泪把他的心弄得动了一下，一丝怪不得劲儿的感觉在心底涌动起来。

他麻利地摸了一下裤裆，那感觉立马就消失了。其实，这感觉也不是咋个



# 鸟王

新鲜的事情，杀小牛、杀老牛的时候，他常有这感觉，可是这感觉一来，他就摸裤裆。也不晓得咋个事，只要手一碰到裤裆，啥感觉都没了，心底生出的全是恶意，那份恶意，不要说杀牛，杀人，他也敢。

他将刀在胸前的皮围裙上鏖了两下，灰灰的磨石浆就粉末状飘浮起来，又有“老爷儿”的光一映衬，那粉末真是好看。他吹了两口磨石灰，脚步向前迈动了一下。

“哞——哞！”那头老牛竟一下子就哭了起来，大滴的眼泪夺眶而出，哭声真的好凄切哟！

这一回，把他弄得怔在那里，他连忙蹲在磨石旁边，秃噜秃噜卷起烟来。

他一边抽着烟，一边就琢磨起这牛来，莫非这牛也和他一样，也有一肚子难心的事儿。他难心的事儿，是裤裆里的毛病。可是这牛的难心事儿又是什么哪？哑巴牲口心眼直呀，无非牵挂着生身的母亲，牵挂着生养的犊子……他觉得若为这些难心，就犯不上了，不要说四腿朝地的牲畜，就是人，没了谁，还不是照样活。想到这儿，又有点儿为自己高兴了，真有那一天，自己老的时候，临闭眼睛，少了多少牵挂，儿呀女的，麻烦，孤零零来去，反倒透着爽快。

“哞——”老牛又长哭一声。

他觉得自己想多了。人家或许根本就没啥牵挂，只是再想吃点儿草料罢了。他决定慰劳它一下。